

試釋甲骨文的“盾”字

——甲骨文所謂“智”字新釋

何景成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吉林 長春 130012)

[摘要]: 殷墟甲骨文有舊釋為“智”之字, 主要見於祭祀卜辭中。該字的確釋, 對於明確該類祭祀卜辭的含義, 進而深入瞭解殷商時期的祭祀制度有著重要的作用。長期以來, 甲骨學者對此字的釋讀提出了很多看法, 已經取得一定的共識, 這些共識主要體現為: 一、從字形上看, 該字右半部分從“𠂔”, 左半部分在甲骨文中繁簡不同的寫法; 二、從用法上看, 該字在祭祀卜辭中的用法與“率”相似, 過去認為該字是“祭名”或“祭祀動詞”的看法, 是不正確的。在此基礎上, 作者認為此字應該釋為“盾”, 是隱蔽、隱匿之“遁”字的初文。在祭祀卜辭中讀為“循”, 表示遵循、依循的含義。

[Abstract] The character which had ever been explained as yuan(智), emerged on the oracle widely, especially in term on divining about offering sacrifices to gods or ancestors. It is a keyword to understand these practices. On the basis of former discussion, there are some agreements on the transcription of the character: (1) the right part of the unknowing-character is knew as yuan(𠂔); (2) the meaning of the unknowing-character is similar to the word shuai(率).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unknowing-character can be explained as dun(盾), which means concealment in its literal sense. In the divining practices on the oracle, it means offering sacrifices to gods or ancestors in order.

殷墟甲骨文有表一 A-F 之字, 主要見於祭祀卜辭中。該字的確釋, 對於明確該類祭祀卜辭的含義, 進而深入瞭解殷商時期的祭祀制度有著重要的作用。長期以來, 甲骨學者對此字的釋讀提出了很多看法, 可謂見仁見智。唐蘭先生認為 D “即盾之本字, 當讀為循”。¹于省吾先生則認為 D 右半部從“𠂔”, 從而將此字釋為“智”, 認為是一種祭名。²在于先生說法的基礎上, 姚孝遂、肖丁³、劉釗⁴等先生先後指出 A、B、C、E 等字是 D 字繁簡不同的各種寫法, 均應釋為“智”。關於其用法, 亦同意于先生之說, 認為是一種祭名。最近, 陳劍先生對此字進行了系統研究, 在將此字用法和甲骨文中“率”、“皆”等字用法進行類比研究的基礎上, 指出把此字解釋為祭名或祭祀動詞的看法, 是不可信的。認為從字形來看, 甲骨文所謂“智”字的左半部分, 和金文中舊多釋為“攝”字的左上半部分字形相一致, 是“𠂔(睫)”字的表意初文。所謂的“智”字以之作聲符, 可讀為“兼”, 有“都”、“全部”或“一併”、“同時”兩種意義。⁵對於陳劍先生的觀

¹ 唐蘭《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 第 64 片。

²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智》, 中華書局, 1979 年, 40-42 頁。

³ 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釋》, 中華書局, 1985 年, 27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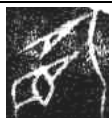






⁴ 劉釗《甲骨文字考釋》, “六、釋宛、智”, 收入劉釗:《古文字考釋叢稿》, 岳麓書社, 2005 年, 53~56 頁; 劉釗:《釋甲骨文中從𠂔的幾個字》, 收入《古文字考釋叢稿》, 30~47 頁。劉釗:《釋金文中從𠂔的幾個字》, 收入《古文字考釋叢稿》, 106~115 頁。

⁵ 陳劍《甲骨文舊釋“智”和“𠂔”的兩個字及金文“𠂔”字新釋》,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

點，沈培先生評價說：“過去很多學者都認為此字是‘祭名’或‘祭祀動詞’，陳文力證其誤，厥功甚偉”，但“重新檢討此字所在的相關辭例，仔細體會其文意，總感到不夠貼切。”沈先生認為，甲骨卜辭中“率”與“智”對貞，“率”有“循、順”的意思，推測“智”大概就不會有“一併、同時”的意思，而應該也是表示與“率”相似而又有別的一個詞。沈先生推斷所謂的“智”很可能就是表示“彌”這個詞的。從而懷疑所謂的“智”的左半，可能是“眯”字的表意初文，“眯”可通“彌”。¹

從以上的引述可以看出，甲骨學界對甲骨文“智”字的認識，雖然已經取得一定的共識，但仍存在較大的分歧，因此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我們的討論將以所取得的共識為基礎。這些共識主要體現為：一、從字形上看，該字右半部分从“𠂔”，左半部分在甲骨文中有多種不同的寫法；二、從用法上看，該字在祭祀卜辭中的用法與“率”相似，過去認為該字是“祭名”或“祭祀動詞”的看法，是不正確的。

從上列共識出發，我們認為在以往對甲骨文所謂“智”字的釋讀意見中，唐蘭先生釋“盾”讀為“循”的說法是較為合理的，下面試作分析。

				
A1: 《屯南》86	A2: 《屯南》2551	B1: 《屯南》4233	B2: 《合集》27121	
				
C1: 《合集》34094	C2: 《合集》34095	D1: 《合集》239	D2: 《合集》10194	
				
E: 《合集》28041	F: 《合集》33713	G: 集成 9823	H: 集成 1866	I: 集成 5004

表一

				
集成 4216-1	集成 4216-2	集成 4217-1	集成 4217-2	集成 4218
				

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101-154頁。陳劍先生對此字的研究頗為系統、全面，讀者可參看。本文對“智”字寫法的分類亦參考該文。下文所引陳劍先生觀點，如無特別說明，均出自此文，不再出注。


¹ 沈培《釋甲骨文、金文與傳世典籍中跟“眉壽”的“眉”相關的字詞》，“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復旦大學，2009年6月13至14日。






表二

古文字資料中，与小篆“盾”字的形體基本一致的字形，可追溯到 1961 年在陝西長安張家坡一銅器窖藏中出土的五年師族簋銘文中（《集成》4216-4218，見表二，下文以“△”表示）。戰國時期的楚文字和秦文字資料中的“盾”字或“盾”旁（參看表二），其字形上承西周金文的寫法，特別是楚文字中的“盾”形，其構形與金文基本一致。睡虎地秦簡中的“盾”字偏旁的位置與金文相反，小篆的形體即繼承自這種寫法。上引這些形體與小篆的“盾”形一脈相承，應可確釋為“盾”字。

另外，根據林沅先生在《說干、盾》一文中的意見，甲骨文（《甲骨文編》卷七·九“卣”字條）和早期金文中（《金文編》附錄上 1114 頁）存在象形的盾字。⁴

比較有意思的是，五年師族簋銘文中，這兩個字形同時出現：

儕（齋）汝五易，登△生皇、畫內。

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將上引文中的“”誤釋作“十”字。⁵根據林沅先生在《說干、盾》一文中的意見，此字應為“盾”字。如果承認兩個都是“盾”字，用法一致的同一個詞同時出現在一個句子中，而用完全不同的字形來表示，似乎很難解釋。由此我們懷疑，“”可能是“干”字簡化的寫法，應釋為“干”。“五錫”的說法多見西周金文，如師獸簋（《集成》4311）、逆鐘（《集成》61-62）等。將之釋為“干”，與《禮記·郊特牲》“朱干設錫”的說法相一致。牧簋（《集成》4343）有“乃政事”，第二個字和姑字所从古的上部相近（《金文編》799 頁）。《左傳·襄公九年》：“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干事。”因此，將牧簋的文句讀為“乃干政事”，比較的通順。這也可以作為將“”釋為“干”的一個參考。⁶這樣，上引五年師族簋銘文所涉及的賞賜物品，一為干，一為盾，兩者都是盾牌，干與盾的區別，可能是前者有羽飾，主要用於儀式中，後者沒有羽飾，主要用於實戰。

關於“盾”字的構形，《說文·卷四上》謂：“盾，戣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在“象形”二字前補充“从目”二字，謂：“各本少二字，今依玄應補。”認為：“用扞身，故謂之幹。毛傳曰，幹，扞也。用

¹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 年。

² 李守奎《楚文字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

³ 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1994 年，52 頁。

⁴ 參看林沅《說干、盾》，《古文字研究》第 22 輯，中華書局，2000 年，93-95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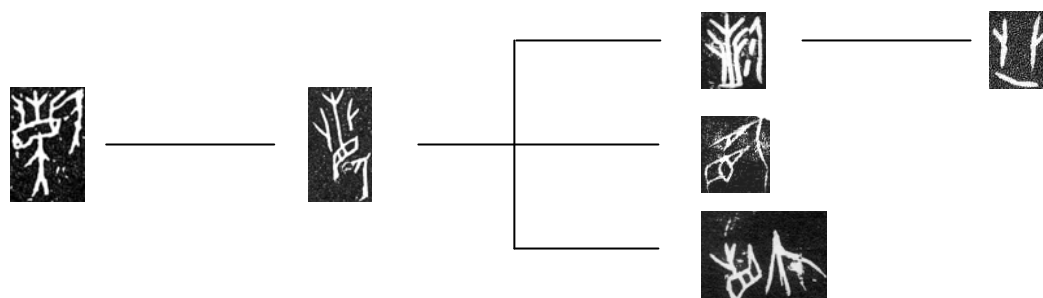
⁵ 此點承周忠兵先生指出。

⁶ 林沅先生以“”字證明“”的讀音。在該字中，“”也可能只是加注的意符。

蔽目，故字从目。”¹于省吾先生認為，根據師旅簋“盾”字的寫法，許慎等人的分析有誤。師旅簋的“盾”字，“乃盾字構形的初文。以《說文》為例，則應釋為：‘盾，所以扞身，从人𠄎，𠄎亦聲。𠄎象盾有𡵓有文理形（並非从目）。’盾乃會意兼形聲字。”²張世超等先生編著的《金文形義通解》一書認為將“𠄎”釋為“象盾有𡵓有文理形”，足備一說。³何琳儀先生分析戰國時期的“盾”字時說，金文“盾”，从人，持盾。附體象形。戰國文字易人旁為欠旁，或无（反欠）旁之省變。⁴

將古文字形“盾”所从的“𡵓”解釋作“有𡵓有文理”的盾形，我們認為存在問題。其形體似“目”上有一短橫，傳統文字學認為“盾”从“目”的說法，基本是正確的。

從字形上看，甲骨文所謂的“智”字與“盾”⁵字有著演變關係。“智”字的寫法較為多變，除了研究者已經指出的表一 A-E 的五種寫法外，《合集》33713 的 F，也應該是所謂的“智”字的又一種寫法。⁶此外，其金文的寫法見表一 G-I 諸形。對於這些形體之間的關係，結合劉釗先生所作的歸納，⁷可以圖示如下：



“智”字右半部的“𡵓”形，寫法主要有封口（如 A、D）和不封口（如 B1、G）。從後一寫法，特別是從金文 G 形右半“𡵓”字的寫法來看，我們認為“盾”字右半一般認為是“人”字的形體，很有可能是“𡵓”字。戰國時期楚文字中的“𡵓”作“𡵓”形，⁸應該就是由這種寫法的“𡵓”形演變而成。

“智”字的左半部份變化較為多樣，其基本構件是从目从中。從其各種寫法的變化可以看出，其目形可以簡化成一條短線（如 C、E），但不能省略。而目上部的中形，其最繁的形態，由三組中形組成，如 A、B。其簡化形態，可以省去中間正面的中形，如 E；或省去兩側的中形，如 F；或全部省略，如 D 形。我們認為“盾”字所从的“𡵓”（目形上有一短豎），很有可能是 F 這一形體的左半部

¹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2 版，136 頁。

² 于省吾《釋盾》，《古文字研究》第 3 輯，1980 年，1-6 頁。

³ 張世超等《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 年，830 頁。





⁴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中華書局，1998 年，1334 頁。




⁵ 指表二所列的“盾”形。下文中提到的“盾”字，如無特別說明，均指表二所列的“盾”。

⁶ 何景成《甲骨文“督”字補釋》，《中國文字研究》第 14 輯，大象出版社，2011 年，12-17 頁。

⁷ 劉釗先生對該形體的發展譜系所作的圖示，參看《釋甲骨文中从𡵓的幾個字》，收入《古文字考釋叢稿》，30~47 頁。

⁸ 參看陳劍《“遼”字補釋》，《古文字研究》第 27 輯，中華書局，2008 年，132 頁。

份另一種寫法。如甲骨文舊釋為“途”之字，既作、，又作“”、“”。¹

“史”字上部既可作“”，也可作“”（《金文編》197-198 頁“史”、“吏”，“史”、“吏”本一字分化）。從“智”字左半目形上部形體變化多樣的情況來看，“”形上的短豎也有可能是其減省形態。因為有整體字形的限制，而不影響其表字功能。

以上從字形上說明了所謂的“智”和“盾”之間的演變關係。從這一演變序列來看，“盾”字的本意應該並非象人持盾。許進雄先生謂：“智，或象目有障害而視線不明之意。”²沈培先生懷疑“智”字左邊或許是“眯”字的表意初文，引引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謂“眯，艸入目也”。³由這些解釋啟發，我們認為“智”字左邊象眼睛被草木遮蔽、隱蔽之形。如此，所謂的“智”，即我們釋為“盾”之字，則很有可能是隱蔽、隱匿之“遁”字的初文。《廣雅·釋詁》：“遁，隱也。”⁴《楚辭·離騷》：“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王逸注：“遁，隱也。……言懷王中道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志也。”⁵古書中“遁”與“遯”通，《釋名·釋兵》云：“盾，遯也，跪其後，避刃以隱遯也。”說明了“盾”與“遯（遁）”在音義上的密切關係。

“智（盾）”字右半的“𠂔”，在讀音和意義上與“盾”字均有聯繫。從讀音上看，“𠂔”古音屬影母元部字，“盾”屬定母文部字。⁶由韻部來看，元部字和文部字關係密切，如楚簡中的“宛”以“圓”為聲符，“圓”為文部字。⁷“𠂔”屬文部字，從“𠂔”聲之字多與從“𠂔”聲之字相通，如【蘊】與【怨】、【蘊】與【宛】等。⁸由聲母來看，關於影母和定母的關係，裘錫圭先生曾提出“影母跟定母的距離似乎遠了一些。不過偶爾也能看到影、定相諧聲的情況，如定母的‘偁’（直立切）以影母的‘邑’為聲旁。”⁹裘先生認為卜辭中的固、囧為“兆”之本字，將之讀為“憂”。¹⁰若此說正確，亦是古文字中影母和定母相諧的例子。這些情況說明，“𠂔”與“盾”古音密切，“盾”可以“𠂔”為聲符。從意義上看，劉釗先生在討論甲骨文中从的“𠂔”之字時說：“字書中从‘𠂔’或‘宛’的字大都有圓曲屈伏之意。……總上可知，甲骨北方風名‘𠂔’，即《山海經》之‘𠂔’，即字書之‘鬱’、‘蘊’、‘伏’、‘包’，也即《尚書》之‘隩’，皆應訓藏。”¹¹可見，“𠂔”有包藏之意，與“盾”作為“遁”的初文所含的隱匿、隱藏之意義相類，“𠂔”也有可能作為“盾”的意符。古文字在構形上有一種音義兼顧的現象，是指聲符兼有表義或意符兼有表音的作用。¹²“𠂔”在“智（盾）”字的構形中，

¹ 參看劉鉅《釋甲骨文“遯、遇”》，《古文字研究》第27輯，中華書局，2008年，96-99頁。

² 許進雄《明義士收藏甲骨釋文篇》，安大略皇家博物館，1977年，39頁。

³ 沈培《釋甲骨文、金文與傳世典籍中跟“眉壽”的“眉”相關的字詞》，“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復旦大學，2009年6月13至14日。

⁴ 王念孫《廣雅疏證》，中華書局，1983年，128頁。

⁵ 《漢語大字典》，2860頁。

⁶ 陳復華、何九盈《古韻通曉》，中國社會出版社，1987年，301頁，309頁。

⁷ 馮勝君《釋戰國文字的“怨”》，《古文字研究》第25輯，中華書局，2004年，281-285頁。

⁸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年，111頁。

⁹ 裘錫圭《從殷墟卜辭的“王占曰”說到上古漢語的宵談對轉》，《中國語文》，2002年第1期。

¹⁰ 裘錫圭《從殷墟卜辭的“王占曰”說到上古漢語的宵談對轉》，《中國語文》，2002年第1期。

¹¹ 參看劉釗《釋甲骨文中从𠂔的幾個字》，收入《古文字考釋叢稿》，41頁。

¹²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90頁。

可能起到兼表音義的作用。

以上我們從字形、字音和字義的角度討論了甲骨文中所謂的“智”字，認為“智”應釋為“盾”，是隱遁之遁的初文。下面，我們在此釋讀的基礎上，考察此字在甲骨卜辭中的用法。

甲骨卜辭中，此字的用法主要有兩種，一是作為地名，做名詞；一是用於祭祀卜辭中，做動詞。我們這裡主要討論其第二種用法。

陳劍先生在討論甲骨文“智”字的文章中，對此字的辭例做了較好的梳理，我們在該文的基礎上，將此字的相關辭例援引如下，在相關辭例中，用“智(盾)”字表示我們所討論的字。

(1A) 智(盾)大示率(禱)，羸。

(1B) 率小示率(禱)，羸 《屯南》2414 (《屯南》4233 同文)

(2A) 口未卜：率(禱)自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且(祖)乙、且(祖)辛、且(祖)丁十示，率𠄎。

(2B) 口申卜：率(禱)[自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戊、大庚、雍己、中丁、且(祖)辛、且(祖)丁率示。 《補編》10436

陳劍先生指出，例(1A)、(1B)兩辭對貞，“智”與“率”的用法是很相似的。沈培先生根據周波將(1B)的“率小示”、(2B)的“率示”之“率”訓為循，順的意見，認為：“既然‘率’與‘智’對貞，‘率’有‘循、順’的意思，推測‘智’大概就不會有‘一併、同時’的意思，而應該也是表示與‘率’相似而又有別的一個詞。”¹根據上文我們將“智”字釋為“盾”字的看法，唐蘭先生提出的將此字讀為“循”的意見，是比較合適的。《說文·彳部》：“循，行順也。从彳盾聲。”桂馥《說文解字義證》：“行順也者，當為順行。”循指依循、遵循、順循之義。《左傳·昭公七年》：“循牆而走。”循即順。《墨子·經上》：“循所聞而得其意。”孫詒讓《閒詁》：“畢云：‘循，猶云從。’”《淮南子·汜論》：“大人作而弟子循。”高誘注：“循，遵也。”例(1A)、(1B)兩辭對貞，以“大示”和“小示”為選貞。循和率含義相近，均有依循的含義，例(1A)的“循大示禱”即遵循大示的順序進行禱祭。

(3A) 弜[汎]，智(盾)[夷(惠)舊𠄎用]。

(3B) 王其生，汎。

(3C) 弜汎，智(盾)夷(惠)舊𠄎用。《合集》30677 (31127 重片)

例(3)中的“汎”，我們認為可釋為“列”，是列次的意思。²“舊𠄎”即“舊冊”。卜辭中還有“茲冊”、“新冊”的說法，其中的“冊”，或理解為祭祀時採用的公式化、格式化儀典，“新冊”、“舊冊”分別指新式儀典、舊式儀典。³這這裡的“智(盾)”，也應讀為“循”，指遵循。“弜列，循惠舊𠄎用”是指不列次一一祭祀，遵循舊式儀典的順序。下引卜辭“盾”的用法可能和例(3)一致：

¹ 轉引自沈培《釋甲骨文、金文與傳世典籍中跟“眉壽”的“眉”相關的字詞》，“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復旦大學，2009年6月13至14日。

² 何景成《說列》，《中國文字研究》第11輯（2008年第2輯），大象出版社，2008年。

³ 參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甲骨卷》146頁第032號卜骨考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4A) 一羊，受禾。大吉。

(4B) 智(盾)用，禾𠂔(延)稷。《合集》28233

裘錫圭先生認為，“稷”字“當指作物有病”，可讀為訓“敗”的“殲”，或可讀為“穰”，指禾葉枯落。¹郭永秉先生將該字右半部釋為“要”，認為“稷”讀為“夭”，是指莊稼“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實”。²我們懷疑此字右半部為“票”字，該字當釋為“穰”，穰即耘田除草。例(4A)占卜用一羊祭祀，(4B)大概是指給禾耘田除草時，遵循(4A)的“一羊”之祭祀方法。

(5) 乙亥卜，賓貞：告以羌，智(盾)[用]，自𠂔 《合集》280

(6) 丁丑卜，爭貞：來乙酉智(盾)用永來羌，自元[示]。五月。《合集》239

(7) 貞：𠂔(禦)王自上甲智(盾)大示。十二月。《合集》14847

(8) 貞：𠂔(禦)王自上甲智(盾)大示。《合集》14848

(9A) 其舌智(盾)𠂔

(9B) 其自上甲舌。

(9C) [其自]大乙舌。《合集》27077

陳劍先生謂例(9)三辭貞卜選擇“舌”祭的對象，(9A)“智”字下殘去的可能也是“大示”。可從。

(10) 𠂔(戊?)午卜，貞：𠂔(登)𠂔自上甲夫(大)示智(盾)佳(唯)牛，小示夷(惠)[羊]。《合集》14849

以上諸例強調自某一先祖開始“智(盾)”，例(9)占卜“舌”祭智(盾)大示是自上甲開始，還是自大乙開始。因此，將諸例中的“盾”讀為“循”是比較合適的。沈培先生在討論這一問題時引言如下：

《禮記·禮運》“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鄭玄《注》引《大傳》曰：“自禰率而上至于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至于禰，高者重，義也。”孔《疏》曰：“云‘自禰率而上至于祖，遠者輕，仁也’者，……率，循也。言用禰之仁，依循而上，以至於祖，遠者恩愛漸輕，是據仁恩也。‘自祖率而下至於禰，高者重，義也者’，言用祖之義，依循而下，以至於禰，遠者尊重，是義事也。”³

例(5)–例(10)“循”的用法與《大傳》中“率”的用法相似。

(11A) 其小宰。

(11B) 其𠂔(虜)智(盾)大[示]。⁴ 《合集》26973

¹ 裘錫圭《釋“𠂔”“稷”》，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37頁。

² 郭永秉《談古文字中的“要”和从“要”之字》，《古文字研究》第28輯，2010年，108-110頁。

³ 沈培《釋甲骨文、金文與傳世典籍中跟“眉壽”的“眉”相關的字詞》。

⁴ “𠂔(虜)”字之釋見裘錫圭《說“擯函”——兼釋甲骨文“櫓”字》，饒宗頤主編《華學》第一期，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59~62頁。

(12) 𠄎來𠄎其用智(盾)大示。 《合集》30379

(13) 甲申卜，賓貞：王智(盾)大示。 《合集》242

(14A) 弜巳。

(14B) 智(盾)大示，又(有)正。[吉]。 《合集》30764

(15) 智(盾)大示。 《合集》34094、34095

(16) 其智(盾)大口，王受又(祐)。 《合集》27121

(17) 貞：戌𠄎智(盾)大𠄎 《合集》28041

劉釗先生說例(16)“大字後邊所殘可以補出‘示’字”。¹

(18) 丁巳卜，賓貞：智(盾)出[于]大示。 《合集》14832 正

(19A) 乙丑卜，王貞：智(盾)出𠄎

(19B) 己巳[卜，口]貞：夷(惠)𠄎 《合集》5319

劉釗先生指出(19A)與(18)比較所殘部分能補出“于大示”三字”。²

以上諸例中的“智(盾)大示”與例(1A)一致，“盾”也應讀為循。指依循大示的順序進行祭祀。

(20) 庚寅[卜，貞]：其智(盾)又[于]羌甲、南庚、魯甲、[盤庚]、小辛。

《卜辭通纂》118

例(20)“循”的用法與例(2B)“率示”之“率”的用法相近，是指依照羌甲、南庚、魯甲、[盤庚]、小辛的順序進行祭祀。

從以上對卜辭中“盾”字用法的分析來看，將之讀為“循”，訓為遵循、依循，相關辭例基本可以解釋的比較通洽。

¹ 劉釗《釋甲骨文中从𠄎的幾個字》，《古文字考釋叢稿》，34頁。

² 劉釗《釋甲骨文中从𠄎的幾個字》，《古文字考釋叢稿》，33頁。